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八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六年九月

閩東周寧話的變韻及其性質

戴黎剛*

本文分析周寧話的音系結構，指出其內部存在不同的變韻層次。在此基礎上，我們討論了變韻和聲調的關係，認為變韻和聲調的特徵沒有必然聯繫，而是一種純粹以聲調為條件的自然音變，正處於詞彙擴散的中間階段。

關鍵詞：周寧話 變韻 層次 聲調

*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一・引言

考察福州話音系，首先注意到的是福州話的變韻現象（陳澤平 1998）。從共時的平面來看，福州話的變韻和聲調是緊密相關的，各韻母在陰平、陽平、上聲、陽入是一種音值，稱為「本韻」。在陰去、陽去、陰入則是另外一種音值，稱為「變韻」。變韻並不是福州話的特有現象，而是閩東方言侯官片（即南片）的普遍特徵。當然，各方言發生變韻的聲調不盡相同。至於閩東方言北片，一般認為大體是沒有變韻的（林寒生 2002）。

至於變韻的原因，一般相信，既然變韻只發生在特定的聲調上，那麼這種變韻理所當然是和聲調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這些變韻都是由特殊的調值引起的，雖然這樣的觀點還沒有經過認真的論證。在〈福州話變韻的成因〉（未刊稿，下文有簡要介紹）一文中，我們通過福州話共時和歷史材料，結合福安、寧德、代溪等地的變韻事實，指出變韻並非是由特殊的調值引起，變韻和聲調沒有必然聯繫。最近，我們發現周寧話的變韻對探討變韻和聲調的關係很有意義。所以，本文打算換一個角度，從周寧話入手來討論變韻和聲調的關係。本文首先要分析一下周寧話是否有變韻，以及其中有多少個變韻層次的問題。然後再以此為基礎，並結合永泰話的變韻現象，繼續討論變韻的性質。

二・周寧話變韻的層次

閩東方言歷來有南片和北片之分。南片含今福州地區的福州、閩侯、連江、屏南等十一個縣市，北片包括福安、寧德、周寧、福鼎等七個縣市。南片除了個別方言點（比如古田話）外都有變韻。以福州話為例：

表一 福州話變韻比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o/ɔ, oʔ/ɔʔ	多 to1	毛 mo2	老 lo3	破 phɔ5	座 tsɔ6	摸 mɔʔ7	落 loʔ8
i/ei, iʔ/eiʔ	知 ti1	梨 li2	起 khi3	氣 khi5	耳 ɲei6	筆 peiʔ7	力 liʔ8
y/øy, yʔ/øyʔ	豬 ty1	殊 sy2	呂 ly3	去 khøy5	箸 tøy6	竹 tøyʔ7	肉 nyʔ8
u/ou, uʔ/ouʔ	蘇 su1	圖 tu2	古 ku3	兔 thou5	路 lou6	谷 kouʔ7	術 suʔ8

上述的材料引自陳澤平 (1998)、馮愛珍 (1998)。「／」前是本韻，「／」後是變韻。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分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表示。福州話全濁上已歸入陽去，因此缺四。

如果聲調是陰去、陽去、陰入，福州話的 *o* 音類就會變韻為開一度的 *ɔ*，在其他的聲調則保持原來的 *o*。但是，在連讀的情況下，這些開一度的變韻又會很系統地變回本韻。其他南片的閩東方言的變韻情況和福州話類似。不過，各地發生變韻的聲調和福州話不盡相同。閩清的變韻只發生在陰去、陽去兩調。古田（衫洋）、屏南（棠口）的變韻則發生在陽平、陽去兩調上。

一般認為變韻發生在閩東方言南片，北片各地沒有或者大體沒有變韻。梁玉璋 (1983) 認為福安話沒有變韻，林寒生 (2002) 認為北片大體沒有變韻。《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認為周寧話只有連讀時存在少數的變韻。而《寧德市志·方言志》(1995) 對閩東話這種最重要的音變現象幾乎沒有任何涉及，以此看來，該文作者也應該是主張寧德話沒有變韻。

閩東方言北片究竟有沒有變韻呢？這種變韻是個別還是系統的呢？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北片方言也有變韻，這對我們討論變韻和聲調的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打算結合周寧話的音系來分析以上這些問題。

周寧縣地處寧德、福安、壽寧、屏南之間，地方偏僻，交通閉塞，與外界交往不易。其音系與福州話差異較大，更接近於鄰縣的福安話。對周寧話變韻問題，《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語焉不詳，只是簡單地指出周寧話的音節連讀，較少發生變韻。比如：

其一，部分韻母中的較低元音，連讀時變成較高元音：

e→i	日頭	nek ²	thau ²¹	→	nik ⁵	thau ²¹
	鼻腔	phe ²⁴	khœŋ ⁴⁴	→	phi ⁴⁴	œŋ ⁴⁴
o→u	渡頭	to ²¹³	thau ²¹	→	tu ⁴⁴	lau ²¹
	腹肚	pok ⁵	tu ⁴²	→	puk ⁵	lu ⁴²

其二，個別複元音韻母，連讀時變為單元音韻母：

ai→e	骹腿	kha ⁴⁴	thai ⁴²	→	kha ⁴⁴	le ⁴²
	屎欄	θai ⁴²	lan ²¹	→	θe ⁴⁴	lan ⁴⁴
oi→y	喙齒	tshoi ²⁴	khi ⁴²	→	tshy ⁴⁴	khi ⁴²
	喙皮	tshoi ²⁴	phui ²¹	→	tshy ⁴⁴	phui ²¹

另外，該書在〈聲韻調〉一節中還指出：韻母 ai 與 au，遇上聲調時分別讀爲 ei 和 ou。因字數少，將其合併，故寫作 ai (ei) 與 au (ou)。請比較：

表二 周寧話 ai/au 音類變韻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ai	災 tsai ⁴⁴	才 tsai ²¹	紙 tsei ⁴²	載 tsai ²⁴	寨 tsai ²¹³
au	交 kau ⁴⁴	猴 kau ²¹	九 kou ⁴²	較 kau ²⁴	厚 kau ²¹³

根據我們的統計，ai 音類變韻的字（上聲字）有二十四個，沒有變韻的字（包括陰平、陽平、陰去和陽去的字）有九十五個，變韻的概率超過平均值。可見，變韻是不少的。這分明就是變韻，爲何作者不直接說明呢？

這應該是有原因的。我們知道，閩東話南片的方言，他們的變韻都有兩個特點，一是變韻多發生在陰去、陽去和陰入調上，一是變韻的主要元音往往都是低一度的元音。反觀周寧話 ai/au 音類的變韻，竟然發生在上聲調，與已知任何點都不一致。而且，變韻也不是變爲低一度的元音，相反還要變爲高一度的元音。這實在是很奇怪的現象。不過，這並非不可理喻。其他的閩東片方言存在同樣的現象。比如，寧德話的 iaŋ 和 uaŋ 音類，在陰平和上聲調上，分別讀爲本韻 iaŋ 和 uaŋ 音類，而在陽平、陰去、陽去調上，就會分別變韻爲 ieŋ 和 uoŋ 音類。

或許有人會問，爲什麼要把 iaŋ 看成本韻呢？要是我們把 ieŋ 當做本韻，這樣變韻仍然比本韻低一度，寧德話的變韻規律不是就可以和其他閩東話統一起來嗎？要弄清變韻和本韻其實不難，一個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和其他閩語比較。我們以寧德話的 iaŋ 音類爲例，請看下表：

表三 閩語各地 *iaŋ 音類比較表

	兄（陰平）	行（陽平）	鼎（上聲）	正（陰去）	定（陽去）
寧德	xiaŋ1	kieŋ2	tiaŋ3	tsieŋ5	tieŋ6
福州	xiaŋ1	kiaŋ2	tiaŋ3	tsiaŋ5	tiaŋ6
仙遊	hiã1	kiã2	tiã3	tsiã5	tiã6
泉州	hiã1	kiã2	tiã3	tsiã5	tiã5

上表各字都是白讀音，屬閩語早期的歷史層次，內部對應很整齊，大致相當於原始閩語的 *iaŋ (Jerry Norman 1981)。仙遊、泉州都是讀爲 iǎ 音類。福州話在低元音 a 還沒有發生變韻，所以各調都讀爲 iaŋ 音類。而寧德是陰平、上聲讀爲 iaŋ 音類，和其他閩語一致。可見，寧德話的 iaŋ 是本韻，ieŋ 才是變韻。寧德話的 uaŋ 等音類可以做同樣的分析，不贅述。

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閩東話的比較，來判定寧德話的 iaŋ 和 ieŋ 音類究竟哪個是本韻，哪個是變韻。請比較：

表四 閩東話變韻的聲調分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福州	—	—	—	+	+
長樂	—	—	—	+	+
平潭	—	—	—	+	+
連江	—	—	—	+	+
閩侯	—	—	—	+	+
古田（衫洋）	—	+	—	—	+
屏南（棠口）	—	+	—	—	+
寧德	—	+	—	+	+

凡是有變韻的閩東話，陽去調一定有變韻。上表顯示，如果我們把寧德話的 iaŋ 音類看成本韻，把 ieŋ 音類看成變韻，那麼寧德話該層次的變韻規律就和其他的閩東話大體一致。

由此可見，閩東話變韻的情況很複雜，並不一定只發生在我們已知的那些調類上，而且變韻也不一定變爲低一度的元音，有的也可以變成高一度的元音。但是，這些現象以前沒有人揭示過，這應該是《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沒有明確指出 ai/au 有變韻的原因。通過上文的比較，我們可以認定周寧話上聲的韻變就是變韻。這是周寧話第一類的變韻。

除了 ai 和 au 有變韻之外，《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還指出：周寧話的 e 音類，遇陰去、陽去時帶有 i 尾，即讀爲 ei。周寧話 e 音類是否也屬於變韻呢？這一點我們可以和福州話比較，請看下表的例子：

表五 周寧話 e/ei 音類和福州話、仙遊話的比較表

	絲（陰平）	時（陽平）	死（上聲）	四（陰去）	是（陽去）
周寧	—	se2	—	θei5	sei6
福州	si1	si2	si3	sei5	sei6
仙遊	ɬi1	ɬi2	ɬi3	ɬi5	ɬi6

上表「—」表示沒有相應的 e 音類讀法。周寧話聲母 s 和 θ 早期應該是自由變體。值得注意的是，周寧話的 e 音類缺少陰平和上聲調的字，我們下文再討論。上表顯示，周寧話的 e 音類在陰去、陽去讀為 ei，這和福州話變韻的性質完全一致。由此我們認定，周寧話的 e 音類在陰去、陽去調有變韻。

我們主張周寧話的 e/ei 是一個獨立的變韻層次，是因為其他閩東話也有類似現象。雖然周寧話該層次變韻音類較少，但是連江（曉澳）類似的例子比較豐富。請看下表：

表六 福州、屏南、連江（曉澳）yŋ 音類變韻比較表（陳澤平 1998）

	恭（陰平）	容（陽平）	勇（陰上）	供（陰去）	共（陽去）
福州	kyn1	yŋ2	yŋ3	køyn5	køyn6
屏南 （棠口）	kyn1	øŋ2	yŋ3	kyn5	køŋ6
連江 （曉澳）	kyn1	yŋ2	yŋ3	kyn5	køyn6

上表顯示，福州話和屏南話的變韻都只有一種音值。但是，連江（曉澳）話 yŋ 音類的變韻卻有兩種不同的音值，陰去調變韻為 yn，陽去調變韻為 øyn。除了 yŋ 音類之外，連江（曉澳）話的 y 音類在陰去調變韻為 œ，在陽去調變韻為 øy。uŋ 音類在陰去調變韻為 uŋ，在陽去調變韻為 ouŋ。先是主要元音低化，然後再複化，這是閩東話變韻的一般規律。和周寧話一樣，連江（曉澳）話的 øyn 應該也是在原有變韻基礎上，再進行二次變韻的結果。這是周寧話第二類的變韻。

上述兩類變韻，都是《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已經指出來的，雖然該書沒有指明這些音變就是變韻。現在，我們關心的是，除了上述兩類變韻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類型的變韻呢？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周寧話還存在一個被學者忽略的變韻層次，一個更爲系統、更爲複雜的變韻層次。我們發現，周寧話的共時音系有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有的音類缺調很厲害，比如 ou 音類，周寧話所有讀爲 ou 音類都是陽平、陰去和陽去的字，沒有陰平和上聲調的字。另一方面，有些音類則剛好相反，比如 y 音類，只有陰平和上聲的字，缺陽平、陰去和陽去的字。請比較：

表七 周寧話 ou/y 音類分調比較表

	ou 音類	y 音類
p	—	—
ph	—	—
m	—	—
t	2 除 5 著 6 箸	1 豬誅蛛株 3 褚
th	—	—
n	—	3 女汝
l	5 □（瓜架） 6 濾慮	3 呂旅履
ts	6 就聚駐住	1 書諸 3 煮
tsh	5 趣娶處	1 趨雛 3 處鼠取忤
θ	2 殊徐薯 5 絮庶恕 6 豎序敘緒樹	1 舒須需輸 3 署暑黍
k	2 渠瞿 5 據鋸句 6 距巨拒具俱	1 居車拘駒 2 茄 3 舉矩
kh	5 去	1 區樞驅驅
ŋ	2 愚虞娛魚漁 6 禦遇寓	3 語
x	—	1 虛噓墟 3 許潞毀
j	2 如餘儒榆 6 又右裕預愈喻愉逾佑	3 與
$\emptyset$	—	1 孟吁竽 2 迂于於 3 倭淤乳禹羽委餒雨

上表是嚴格根據《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的同音字表做出來的。「—」表示該類缺少此聲母的同音字。比如，韻母 y 一般不和唇音聲母 p , ph , m 相配，閩語大多如此。

照理，在同一個音類裏，儘管各個聲調所屬字可能有多寡的不同，但是總體而言，這個音類的字應該分布在每個聲調中。上表顯示，周寧話 øu 音類只有二、五、六調，而 y 音類一般只有一、三調（當然有個別例外，比如，「茄」「迂」「于」「於」讀為 y 音類，聲調卻屬於陽平。下文還有討論）。從調類在音類中的分布來看，這樣的結構是很不均衡的。如果我們把周寧話的 øu 和 y 兩個音類合併（記為 $y/\text{øu}$ ），或者說把這兩個音類看成一個「韻位」的變體，那麼上表的調類結構就均衡了。實際上，周寧話的 øu 音類正是從 y 音類分化出來的，我們可以通過閩語歷史層次的比較來證明，請看下表：

表八 周寧話 $y/\text{øu}$ 音類和其他閩語比較表

	豬（陰平）	除（陽平）	汝（上聲）	鋸（陰去）	箸（陽去）
周寧	ty1	tøu2	ty3	køu5	tøu6
福州	ty1	ty2	ny3	køy5	tøy6
仙遊	ty1	ty2	ty3	ky5	ty6
泉州	tu1	tu2	lu3	ku5	tu6

上述各字，泉州話、仙遊話各調都為統一的 u, y 音類，福州話存在變韻，因此陰去、陽去讀為 øy ，其他聲調讀為本韻 y 。周寧話的情況和福州話類似，只不過發生變韻的聲調除了陰去和陽去，陽平也要變韻。上文周寧話的 e 音類缺少陰平和上聲也是同樣的道理，其本韻應該是 i 音類。

通過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確定，除了 $y/\text{øu}$ 和 i/e 音類，周寧話有變韻的音類還有很多。請看下表：

表九 周寧話變韻表（部分）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u/o	夫 xu1	浮 pho2	母 mu3	富 xo5	孵 po6
iu/eu	周 tsiu1	櫥 teu2	拄 tiu3	蛀 tseu5	舅 keu6
ui/ui	堆 tui1	肥 poi2	偉 ui3	痺 poi5	瑞 soi6
in/en	邊 pin1	貧 pen2	品 phin3	面 men5	姪 ken6
un/on	分 pun1	裙 kon2	—	困 khon5	順 son6
in/en	冰 pin1	明 men2	傾 khiŋ3	政 tseŋ5	靜 tseŋ6
uŋ/oŋ	通 thuŋ1	房 poŋ2	總 tsuŋ3	中 toŋ5	鳳 xoŋ6

周寧話的 un 音類缺上聲字。福州話 uŋ 和周寧話 un 對應，所屬上聲字也不多。周寧話 un/on 音類的變韻情況相對複雜一些。

我們認為上述各個音類是本韻和變韻的關係，還有其他的證據。大家知道，侯官片方言（比如福州話）的變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在實際的語流連讀中，變韻會很系統地轉回本韻。這也是大家論證本韻和變韻的重要依據之一。這種方法同樣適用於周寧話的變韻分析。請看下表：

表一〇 周寧話陽平、陰去和陽去變韻比較表

陽平	toŋ-tuŋ ²¹ mon ²¹ nyəŋ ²¹³	同門丈	ke-ki ² nəŋ ²¹	其人
	pe-pi ²¹ po ²¹ ik ²	琵琶壁		
陰去	pən ⁴⁴ men ²⁴ -nin ⁴⁴ ma ²¹	斑面麻	ko ²⁴ -ku ⁴⁴ mui ²¹³⁻⁴⁴ sy ²	故未熟
	eŋ ²⁴ -iŋ ⁴⁴ nən ²¹³	應認	phe ²⁴ -phi ⁴⁴ le ⁴²	鼻屎
陽去	te ²¹³ -ti ⁴⁴ tsen ⁴²	地震	ŋe ²¹³ -ŋi ⁴⁴ ləŋ ²¹	耳聾
	tau ²¹³ -ta ⁴⁴ xo-u ²¹³	豆腐	o ²¹³ -u ⁴⁴ eŋ ²¹	有形
	θe ²⁴ -θi ⁴⁴ ek ²	四十	tsen-tsin ²¹³ loi ²⁴ tsau ⁴²	盡對走
	moi ²¹³ -mui ⁴⁴ le ²¹	未來	seu-siu ²¹³ tek ⁵	受的

「-」之前是變韻，之後是本韻。周寧話「其」單讀屬 e 音類，連讀變為 i 音類，變韻的規律與我們上文分析的結果相同，也和福州話完全一致，可見 e 音類就是由 i 音類變韻而來的。由此再次證實，周寧話陽平、陰去和陽去的確有變韻。

要使我們的結論成立，實際上還有一些問題必須討論。或許有人會問：像 e, øu 這樣的變韻音類，它們只分布在陽平、陰去和陽去，從變韻本身看，沒有例外，自然比較典型。但要是從本韻的角度來考察，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因為也有很多的陽平、陰去和陽去的 i 和 y 音類，並沒有變韻。比如，「戲」「廢」「費」屬陰去調，「義」「藝」「議」「毅」屬陽去調，但這些字還是讀本韻 i，並沒有變韻為 e。還有上文的「迂」「于」「於」「茄」屬陽平字，但也是讀為本韻 y，沒有變韻為 øu，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們認為這是詞彙擴散引起的，也就是說，周寧話的變韻還沒有完成，目前仍然還在擴散當中。因此，同一個韻類的字，有的已經變韻，有的沒有變韻。比如，周寧話的「四」「志」「鼻」「氣」已經由本韻 i 音類變韻為 e，但同是陰

去的「戲」「廢」「費」「季」「閉」仍讀爲本韻 i，這些字尙且處於 i 向 e 的擴散進程中。雖然詞彙擴散的速度不同，但總的方向是明確的。變韻的音類，一般只包含陽平、陰去、陽去的字，其他調類的字極少。比如 e, o, øu, oi, en, eŋ 這些變韻音類所屬字，全部是陽平、陰去、陽去，沒有任何例外，eu 音類只有「沼」（上聲）例外。變韻也是按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例外也將逐個完成變韻（新派的周寧話可以爲證），最終變得和福州話的變韻一樣整齊。

除了上文提到的變韻回歸本韻以外，我們還可以用鄰近的方言來證明周寧話這種缺調的現象屬於變韻。寧德話、福安話的音系也有和周寧話類似的缺調現象。以下以寧德話爲例：

表一一 寧德話 iaŋ 音類變韻比較表

	iεŋ 音類	iaŋ 音類
p	5 並	3 餅
ph	—	1 體
m	5 名 6 命	—
t	6 朕錠定綻	3 偵鼎
th	2 呈程	3 毯坦
n	—	—
l	—	3 嶺領
ts	5 正 6 淨	—
tsh	5 襯趁 6 鱸	—
s	2 成城 5 霰聖 6 檻	3 省
k	2 行	1 驚 3 罔
kh	—	—
ŋ	2 迎 6 岸	3 眼
x	—	1 兄 3 掀
ø	2 營贏	—

寧德話的 iaŋ 音類屬白讀層，相當於泉州話、仙遊話的 iã 音類。寧德話陽平、陰去和陽去也發生變韻，規律和周寧話完全一致。除了 iaŋ/iεŋ 音類，寧德話還

有很多變韻音類，比如 i/ei, ieu/ɛu, u/ou, im/em, uaŋ/uoŋ, yŋ/yøŋ 等音類也都有變韻。福安話也有變韻，不過與其他方言還有些不同，下文再展開論證。

由此可見，不僅周寧話存在著系統的變韻，而且其他北片的閩東方言也廣泛存在。這與傳統的看法不一致。

除了上述的幾種變韻之外，周寧話是否還有其他類型的變韻呢？大家知道，侯官片的很多方言陰入都有變韻，那麼周寧話陰入是否也有變韻呢？上文我們通過韻類和聲調的配合關係，證明周寧話、寧德話有變韻，我們能否利用同樣的方法來檢驗入聲是否變韻呢？遺憾的是，周寧話入聲沒有缺調的現象。請看下列：

表一二 周寧話入聲分布表

	ek	ik	ok	uk
陰入	筆 碧 適 踢 戚	慙 切 設 缺 結	腹 僕 督 促 速	剝 國 曲 燭 忽
陽入	鼻 蜜 日 織 失	滅 傑 葉 入 熱	木 目 律 陸 俗	曝 綠 述 局 獄

上表顯示，周寧話的入聲韻分布在陰入和陽入兩調。因此，從表面看，周寧話入聲似乎沒有變韻。但是通過比較連讀音變，我們發現一些變韻的線索。請比較：

表一三 周寧話入聲連讀音變表

陰入	pok-puk ⁵ lu ⁴²	腹肚	tɔ ²¹ tek-tik ⁵ khi ⁴²	掬得起
陽入	mok ² -muk ⁵ tsek ⁵	目汁	nek ² -nik ⁵ thau ²¹	日頭
	mok-muk ⁵ khiək ²	木屐		

大家知道，在連讀中，福州話的變韻會系統地轉回本韻。周寧話也是如此，上表的入聲韻 ok, ek 都變為高一度的 uk, ik。而且，從整個音系看，周寧話入聲韻的這種變化和陰聲韻、陽聲韻是同步的。

表一四 周寧話韻腹 i/u 變韻表

	i				u			
本韻	i	in	iŋ	ik	u	un	uŋ	uk
變韻	e	en	eŋ	ek	o	on	oŋ	ok

由此可見，在歷史上，周寧話的入聲也曾經有過變韻。與福州話陰入變韻不同的是，周寧話陰入、陽入都有變韻，而且陰入、陽入的 *uk*, *ik* 音類已經都完成變韻了。

以上是周寧話第三類型的變韻。這類變韻發生在陽平、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五個聲調上。至於陰平字能否變韻，我們認為也是可以的。《周寧縣志·方言志》(1993) 所記的音系，陰平調應該是沒有變韻的（有個別例外）。但是，根據我們的調查，現在周寧的年輕人，¹ 原本滯留在本韻的陽平、去聲字，也讀為變韻了，比如「離」「義」「祭」「臂」已經改讀 *e*。最重要的是，原本沒有變韻的陰平調，現在也開始變韻。請見下表：

表一五 周寧話陰平變韻表

		絲	屍	支	世	司	犧	知	醫
i	今讀	fe ⁴⁴	fe ⁴⁴	tse ⁴⁴	fe ⁴⁴	fe ⁴⁴	xe ⁴⁴	te ⁴⁴	e ⁴⁴
	周寧縣志	θi ⁴⁴	tshi ⁴⁴	tsi ⁴⁴	si ⁴⁴	θi ⁴⁴	xi ⁴⁴	ti ⁴⁴	i ⁴⁴
		朱	租	鍋	粗	膚	師		
u	今讀	tsou ⁴⁴	tsou ⁴⁴	kou ⁴⁴	tshou ⁴⁴	xou ⁴⁴	fou ⁴⁴		
	周寧縣志	tsu ⁴⁴	tsu ⁴⁴	ku ⁴⁴	tshu ⁴⁴	xu ⁴⁴	θu ⁴⁴		
		豬	汝	書	居	車	區	虛	軀
y	今讀	tø ⁴⁴	nø ⁴⁴	tsø ⁴⁴	kø ⁴⁴	kø ⁴⁴	khø ⁴⁴	xø ⁴⁴	khø ⁴⁴
	周寧縣志	ty ⁴⁴	ny ⁴⁴	tsy ⁴⁴	ky ⁴⁴	ky ⁴⁴	khy ⁴⁴	xy ⁴⁴	khy ⁴⁴

周寧話新派的陰平調值沒有改變，卻也產生了變韻。這只能說明變韻是個自然的音變，和聲調特性沒有關係。周寧鄰近的福安話，陰平也有變韻。比如，金針 *keiŋ*³³²-*kiŋ*²³ *neiŋ*⁴⁴，煙筒 *eiŋ*³³²-*iŋ*³³ *nœŋ*²³，今早 *keiŋ*³³²-*kiŋ*²³ *na*³³²。這樣，除了上聲沒有變韻之外，周寧話和福安話的六個聲調都有變韻。

不過，或許讀者還有一個疑問：福安話的 *eiŋ* 和 *iŋ* 很可能不是本韻和變韻的關係，而是不同的音韻層次，也就是說，「針」「今」「煙」等字的單字讀音

¹ 調查合作人名許劍云，周寧縣純池鄉禾溪村人，浙江師範大學生化學院學生，二十歲；其父許模城，務農，五十四歲，能用周寧話流利地朗讀整篇的課文。調查時間為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是一個層次，在詞語中使用的則是另外一個音韻層次，因為很多閩東話在侵韻與山攝四等字都有 *eiŋ* 和 *iŋ* 的音韻層次。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排除的。通過對福安話 *eiŋ* 和 *iŋ* 的全面分析，我們發現這兩個音類內在的互補關係。不過，與周寧話不同，這種互補關係往往並不表現為缺調。

先以 *iŋ* 音類為例。我們發現，福安話 *iŋ* 音類的調類內部配合關係也很特殊。咸、山攝的字在各個調類都有分布，但是，絕大多數臻、深、曾、梗攝的字只分布在上聲調。請看下表：

表一六 福安話 *iŋ* 音類的調類分布表

調類	正常出現的韻攝	例外出現的韻攝
陰平、陽平、陰去、陽去	咸（較少）、山	臻、深、曾
上聲	臻、深、曾、梗／山	

限於篇幅，以下只以《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 的 *kiŋ* 音節所收字來具體舉例。

表一七 福安話 *kiŋ* 音節的同音字表

k	<i>kiŋ</i> ³³²	慳 兼 肩 捐 娟 涓 兢
	<i>kiŋ</i> ²²	乾 墘
	<i>kiŋ</i> ⁴²	緊 繭 僅 景 警 錦 謹 憬 謹
	<i>kiŋ</i> ³⁵	劍 見 建 絹 鍵
	<i>kiŋ</i> ²³	儉 件 健 鍵

「兢」屬曾攝字，「繭」屬山攝字，都屬於例外，不過這種例外非常少。與周寧話不同，福安話沒有缺調的現象。但是，與周寧話同樣奇怪的是，為什麼臻、深、曾、梗攝都固定分布在上聲調（周寧話還包括陰平字）？其他聲調的臻、深、曾、梗攝字哪裏去了呢？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福安話裏 *eiŋ* 的分布剛好與 *iŋ* 相反。雖然 *eiŋ* 也是分布在五個調類上，但是，除了個別例外，上聲幾乎沒有臻、深、曾、梗攝字。這裏只以福安話 *tseiŋ* 音節為例。

表一八 福安話 tseĩŋ 音節的同音字表

ts	tseĩŋ ³³²	斟 升 征 甄 津 晶 真 旌 睛 精
	tseĩŋ ²²	秦 情 層 晴
	tseĩŋ ⁴²	剪
	tseĩŋ ³⁵	進 證 症 政 浸 震 晉 甌
	tseĩŋ ²³	盡 靜 淨 燼 靖

這樣，臻、深、曾、梗攝的 iŋ 分布在上聲調，eiŋ 分布在陰平、陽平、陰去、陽去調，也就是說，臻、深、曾、梗攝的 eiŋ 和 iŋ 是互補的。由此可見，這是典型的變韻模式。試比較：

表一九 福安話變韻比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福安	eiŋ	eiŋ	iŋ	eiŋ	eiŋ
福州	iŋ	iŋ	iŋ	eiŋ	eiŋ

上表顯示，福安話的確是有變韻的。不過，變韻的模式和福州話不同，不但陰去、陽去有變韻，陰平、陽平也有變韻。

上文我們證明了，福安話的臻、深、曾、梗攝的 eiŋ 和 iŋ 是變韻和本韻的關係，但是山攝字也分布在 eiŋ 和 iŋ 兩個音類上，他們是否也是變韻和本韻的關係呢？其實，山攝的 eiŋ 音類和 iŋ 音類之間既包含本韻和變韻的關係，也包含不同的音韻層次關係。早在閩東話產生變韻之前，有些山、咸攝的字就已經讀入 iŋ 音類，和臻、深、曾、梗攝的 iŋ 相混，《戚林八音校注》（李如龍、王升魁 2001）「賓」韻目 *iŋ 下已經收有「面」「鉗」「眩」等字。因此，當閩東話產生變韻時，這些山、咸攝的 iŋ 音類字就隨著臻、深、曾、梗攝的 iŋ 音類字變韻為 eiŋ，之後福安話又複化為 eiŋ。但是，在連讀中，這些 eiŋ 音類又會變回 iŋ。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攝的 eiŋ 音類和 iŋ 音類之間是變韻和本韻的關係。但是，山攝還有一個歷史層次的字，閩東話多讀為 ieiŋ 音類，《戚林八音校注》收在「天」韻目 *ieiŋ 下。福安話的 *ieiŋ 變韻為 eiŋ 以後，只有上聲字沒有變韻，仍保留 iŋ 的音值。此時，讀為 iŋ 音類的字變得非常少，幾近空位，於是就吸引了鄰近的天韻 *ieiŋ，因此福安話的天韻 *ieiŋ 就變為 iŋ，和賓

韻 *iŋ 的本韻 iŋ (只存上聲字) 組合成新的音類。從這個意義上講，福安話山攝的 eiŋ 音類和 iŋ 音類之間又是不同歷史層次 (音韻層次) 的關係。不過，這兩種關係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清楚的，不能混淆。上文所討論的「金」、「今」、「煙」韻母 eiŋ 變回 iŋ，應該屬於變韻和本韻的範疇，而不是不同的音韻層次。在這個意義上，福安話「煙」應該讀為 jŋ³³²，而不是 iŋ³³² 或者其變韻 eiŋ³³²，連讀中出現的 iŋ³³² 應該是本韻。

綜上所述，周寧話不但有變韻，而且層次非常複雜。討論周寧話變韻的層次以及其分布的調類，有助於我們瞭解閩東話變韻的性質。

三・周寧話變韻的性質

上文我們論證了，變韻是閩東方言南北片廣泛存在的特徵。對於閩東話的變韻現象，目前大多限於討論其變韻過程。至於為什麼會產生變韻，一直都沒有很好的解釋。一方面，變韻和聲調關係密切，變韻總是發生在一個方言的特定調類上，在連讀中還會變回本韻。因此，變韻的原因似乎顯而易見，也就是說，變韻就是由特殊聲調引起的。另一方面，變韻似乎沒有辦法研究。陳澤平 (1998) 認為不能用共時的語音特徵來解釋變韻，因為變韻很可能是歷史上的語音特徵造成的，而這些歷史特徵現在已經消失了，所以變韻的原因已經不可知了。

為此，我們特意比較了福州話一百多年來的語音材料，發現其聲調特徵一直沒有改變，變韻仍在不斷地進行，也就是說，聲調和變韻的關係沒有改變。因此，假設變韻是由某些特殊的調值引起的話，我們就可以利用共時的調值特徵，來探討變韻和聲調的關係。馮愛珍 (1998) 曾經指出，調值的上揚或曲折並不是造成變韻的原因。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還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我們認為，閩東方言的變韻不是由特殊的調值引發，變韻和聲調沒有必然關係，它只是按聲調擴散的自然音變。本文周寧話和永泰話的變韻材料將繼續證明我們的結論。

上文說過，周寧話的變韻比福州話更複雜，已知的有三個變韻層次，第一類發生在上聲字，第二類發生在陰去、陽去字，第三類發生在陽平、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字。請比較：

表二〇 周寧話變韻的聲調分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44	21	42	24	213	5	2
1	ai/ɛi, au/ɔu	—	—	+	—	—	—	—
2	e/ei	—	—	—	+	+	—	—
3	i/e, u/o, y/øu, ik/ek	—	+	—	+	+	+	+

周寧話第一類的 ai/ɛi, au/ɔu 變韻和福州話不同，變韻不是變為低一度的元音，而是相反。這可能是北片後起的獨立音變，其系統性也不如第三類的變韻，應該是剛剛開始的。第二類型 e/ei 變韻發生的時間也應該比第三類晚。因為只有當周寧話的 i 音類變韻為 e 音類以後，e 音類才有可能變韻為 ei 音類。

上表的好處在於：變韻有多個層次，而各個層次變韻的聲調不同。在同一個音系中，這些音類的變韻也都在進行當中，促使變韻的機制相同。既然第一類中上聲有變韻，那就說明上聲的四二調具有促使韻母變韻的性質，如果變調是由特殊性質的聲調引起。但是，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到，第二、三類的上聲都沒有變韻。另一方面，第二、三類的陽平、陰去、陽去字有變韻，可是第一類又只有上聲有變韻。還有，周寧話的 e/ei 音類是在 i/e 音類的變韻基礎上進一步變韻而來，可是陽平的 e 音類偏偏沒有變韻成 ei 音類。同一個聲調，同樣的調值特徵，都是可以發生變韻的韻類，變韻也都在進行當中，既然是特殊的調值促使變韻，那麼，為什麼有的韻類發生變韻，有的韻類沒有變韻呢？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變韻不是聲調引起的，它雖然以聲調為條件，但是又和聲調沒有必然聯繫，變韻只是詞彙擴散的中間階段。與常識不同的是，這是一種以調類為條件的詞彙擴散。

除了周寧話，我們還發現永泰話也有類似的現象。永泰縣位於福州、閩清的南面，屬閩東話侯官片。永泰話（林寒生 2002；《永泰縣志》 1992）也有變韻，不過其規律與福州話不盡相同。其變韻規律是：高元音韻母遇陰去、陽去調讀變韻，其他調不變韻；雙韻尾韻遇陽平、陰去、陽去調讀變韻，其他調不變韻。請看下表：

表二一 永泰話變韻分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44	453	31	212	242
高元音韻母	i/ei	—	—	—	+	+
	u/ou	—	—	—	+	+
	y/øy	—	—	—	+	+
	iŋ/eiŋ	—	—	—	+	+
	uŋ/ouŋ	—	—	—	+	+
	yŋ/øyŋ	—	—	—	+	+
雙韻尾韻母	eiŋ/aiŋ	—	+	—	+	+
	ouŋ/ouŋ	—	+	—	+	+
	øyŋ/øyŋ	—	+	—	+	+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永泰話高元音韻母和雙韻尾韻母的變韻表現不一樣：在陰去、陽去兩調，高元音韻母和雙韻尾韻母都有變韻，但是，陽平只有雙韻尾韻母有變韻，高元音韻母沒有變韻。所以，我們不禁要問：在同一個音系當中，高元音韻母和雙韻尾韻母都有變韻，如果陽平的四五三調值具有觸發變韻的特性，那麼，為什麼高元音韻母的陽平調就是不變韻呢？可見，變韻和聲調的特性沒有關係，它只是一種以聲調為條件的自然音變。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不把高元音的變韻和雙元音的變韻分為兩個時間層次呢？如果我們假設永泰話陽平調也在不斷變化，也就是說，在高元音韻母發生變韻的階段，永泰話的陽平調還不具備觸發變韻的特性，只是到了雙韻尾韻母變韻的階段，陽平才具備觸發變韻的特性，這樣，變韻不就還是調值引起的嗎？我們認為，這樣的假設是完全可能的。語音總是不斷變化，聲調也不例外。但是，問題在於，既然永泰話陽平的特性後期發生改變，促使雙韻尾韻母產生變韻，那麼，為什麼這種新的變韻調值就不能讓高元音韻母產生變韻呢？而且高元音韻母原本就已經有變韻了。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變韻只是一種以聲調為條件的音變，和聲調的特徵沒有必然聯繫。

也許還有人會問：如果變韻和聲調沒有關係，那麼為什麼福州話的變韻在連讀變調中，又會系統地變回本韻呢？這不正說明調值一改變，變韻也馬上改變了嗎？我們認為這其實是個誤解。

首先，也有些閩東方言，比如屏南代溪話，連讀變調並沒有使變韻變回本韻。請看下表：

表二二 代溪話前字變調表（葉太青 2003）

之 i/ei	啤酒	來去	市場	柿丸
	pei ²¹ tsiu ²¹	lei ²¹ khyø ²⁴	tshei ³²⁴⁻³³ tyøŋ ⁵²²	khei ³²⁴⁻³³ ŋuøŋ ²²⁻⁵²²
孤 u/ou	湖面	圖釘	臼槌	有膽
	ou ²¹ miŋ ²⁴	tou ²¹ tiŋ ⁴²	kou ³²⁴⁻³³ loi ²¹⁻⁵²²	ou ³²⁴⁻³³ taŋ ⁴²
須 y/øy	魚丸	詞語	事實	具體
	ŋøy ²¹ uoŋ ²²	søy ²¹ ŋy ²¹	søy ³²⁴⁻³³ siŋ ³⁻⁴²	køy ³²⁴⁻³³ the ²¹⁻⁴²

上聲多數沒有變調。上表顯示，代溪話的聲調改變了，但是變韻並沒有變回本韻。

另外，代溪話陽平二二一調和上聲二一調非常接近，目前兩調已經有相混的趨勢。這樣看來，代溪話的陽平和上聲的性質，包括聲調的時長、調值、調型，應該是一致，至少應該是非常相似。如果變韻是由聲調的特殊性質引起的話，那麼具有相似性質的上聲也應該有變韻。但是陽平有變韻，上聲沒有變韻。而且，在連讀變調中，當陽平調作為連讀音節的前字，陽平就會變為上聲調。代溪話陽平有變韻，上聲沒有變韻。因此，如果變韻和聲調的性質有關係，那麼，當陽平變為上聲，由於失去促使變韻發生的特殊調值，變韻應該恢復本韻才對，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雖然陽平的調值改變了，可是變韻依舊。

其次，還有一些有連讀變調的閩東方言，個別調類連讀時沒有變調，但是變韻也還是會轉回本韻。這方面，福安話和寧德話是非常好的例證。福安話也有連讀變調，不過有些調例外，比如陽平、陰入作為連讀的前字沒有變調，但是變韻還是要改回本韻。關於福安話的連讀變調規律，《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 有詳細的論述，此處不贅述。寧德話的情況和福安話類似。請比較：

表二三 福安話陽平、陰入變韻比較表

	分讀	連讀	韻變
頭髮	thau ²² huk ⁵	tha ²² uk ⁵	a → au
一直	eit ⁵ teik ²	it ⁵ teik ²	it → eit
銀河	ŋøŋ ²² ho ²²	ŋiŋ ²² ŋo ²²	iŋ → øŋ
七莩	tsheik ⁵ tau ³³²	tshik ⁵ lau ³³²	ik → eik
眉臍	mui ²² tsai ²²	mu ²² ai ²²	u → ui

表二四 寧德話陽平變韻比較表

	分讀	連讀	韻變
遲到	tei ²² tɔ ³⁵	ti ²² lɔ ³⁵	i → ei
塗沙	thou ²² θua ⁴⁴	thu ²² θua ⁴⁴	u → ou
園頭	hoŋ ²² thau ²²	uŋ ²² nau ²²	uŋ → oŋ
雷卵	loi ²² loŋ ³¹	løy ²² loŋ ³¹	øy → oi

上表福安話、寧德話的材料分別引自《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 和《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林寒生 2002)。《福安市志·方言志》(1999) 把本韻稱為變韻，而把變韻稱為本韻，這是不對的。陳澤平 (1998)、馮愛珍 (1998) 有關福州話本韻和變韻的辨析，同樣適用於福安話、寧德話。

從上表可以看出，福安話、寧德話的陽平字，不論是單讀還是連讀都是二二調，聲調沒有任何改變，但是連讀時變韻也要回歸本韻。福安話的陰入字也一樣。如果是聲調的特徵引起韻變，那麼在同一調值作用下變韻為什麼還要變回本韻呢？可見，變韻和聲調的性質是沒有必然聯繫的。我們認為，連讀變調中，福州話變韻會轉回本韻，不是因為聲調改變引起的，而是因為連讀的結構具有存古的性質。也就是說，在連讀結構中，福州話這些韻母一直都是保留本韻，從來沒有變韻過。

對於變韻的成因，有人推測是中調引起的，有人以為是升調或降調促發的，還有人認為與時長有關。我們認為這些推測都是不成立的。語音不外乎高低、強弱、長短、音質四種成分。聲調屬於非音質特徵，和強弱也不相干，因此只與音高、音長有關。漢語的聲調主要是由音高構成，和音長關係不大。

從閩東話來看，一方面，參加變韻的韻類越來越多，比如福州話。我們無法排除那些未發生變韻的韻類，如周寧話的 ai, au, ε，也即將參加變韻。事實上，福州話的所有韻類都已經變韻。這使我們相信，閩東話的變韻仍然在繼續，變韻機制仍然在閩東話內部起作用，福州話的百年變韻史可以為證，周寧話新派的陰平變韻也可以為證。因此，如果是聲調的某種特性引起變韻，那麼這種特性應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參加變韻的調類越來越多。周寧話、福安話都是六個聲調都有變韻。請見下表：

表二五 周寧、福安話變韻比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周寧（新派）	e	e	i	e	e	eʔ	eʔ
福安	ei	ei	i	ei	ei	eik	eik

要是「碩果僅存」的上聲（閩東話的上聲字都很少）也變韻的話，那麼，周寧話、福安話的所有調類都變韻了。即使把上聲排除在外，周寧話、福安話還有六個聲調都有變韻。難道這六個調類（包括兩個入聲）都是長調？或者六個都是中調？還是六個都是升調或降調？從類型學的角度看，顯然是很不合理的。大家知道，聲調是人腦對基頻和時長的主觀感知。因此，所謂的高低長短都是相對的。如果所有的調值都是長音的話，那就無所謂長音了，我們也可以說所有的都是短音。如果說一個方言的所有調值都是中調的話，那就更荒唐了，趙元任發明的五度制標調法都沒有用武之地了，相對音高正是五度制標調法應用的基礎。而且，就一般人所相信的，調值居中會使元音的舌位降低。從高元音 i, u, y 這些音類看，居中的調值似乎真的使高元音變韻為低元音。既然如此，對低元音而言，中調只好使其高化了。遺憾的是，低元音的變韻也是低化，並不高化。從整個音系的演變趨勢看，像福州話的 ai, ua, uaŋ, iaŋ 音類變韻為 ai, au, uaŋ, iaŋ，必須看作一種低化（也沒人認為它們是高化）。

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說，一個方言的六個調值同時都是中調、長調、升調或者降調，固然不符合類型學，但是，它們難道不可以依次變為中調、長調、升調或者降調嗎？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說法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閩東話的聲調顯然是一點兒都沒有這種演變的跡象。請比較表二六和表二七：

表二六 福州話聲調的歷時和共時比較總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撮要》1871	44	53	33	13或213	341	13	4
陶燠民 1930	44	53	31	13	453	24	4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1962	44	53	31	213	242	23	5
梁玉璋 1986	44	53	32	212	242	23	5
袁家驊 1989	44	52	31	213	242	23	4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李如龍等 1994	44	53	31	213	242	23	5
陳澤平 1998	55	53	33	213	242	24	5
馮愛珍 1998	55	53	33	212	242	24	5
《福州市志》1998	44	53	31	213	242	23	5
《漢語方音字彙》2003	44	52	31	213	342	23	4

《撮要》的聲調部分是 C. C. Baldwin (1871) 引用 Charles Hartwell 和 M. C. White 的研究。〈閩音研究〉(陶燠民 1930) 的聲調是用五線譜來標示的。我們這裏都轉化為五度制標調法。

從上表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百多年來福州話的聲調幾乎沒有改變，特別是陰平、陽平、陽去、陰入、陽入都沒有變化。上聲的調值不同，應該是不同發音人的個體差別所致，今福州話仍有三一和三三兩種調值。只有陰去，調值由一三似乎逐漸轉為二一三。不過，福州話陰去的二一三調值，其實也早在一八七一年就是這樣的了。Charles Hartwell 指出，福州話陰去不但有一三的讀法，也有二一三的讀法（Hartwell 指出，如果音節前有個輔音聲母，聲調就應該讀為二一三）。因此，我們可以說，現在福州話的聲調和一百年前是完全一樣的。如果福州話的變韻和聲調有關係的話，那麼變韻應該就是在這些聲調作用下形成的。

表二七 閩東方言聲調共時比較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福州	44	53	31	213	242	23	5
長樂	44	53	22	211	343	23	5
連江	44	52	23	213	232	12	5
永泰	44	53	31	212	242	3	5
閩清	44	42	31	21	242	3	5
屏南	44	22	31	545	213	5	3
周寧（老派）	44	21	42	24	213	5	2
周寧（新派）	44	21	42	24	213	5	2
福安	33	11	42	24	213	5	2

上表黑體字表示有變韻的調類。除了入聲對調外，南片和北片的調值應該是相當一致。如果大家願意認同「原始閩東話」這一概念的話，我們簡直可以毫不費勁地構擬出原始閩東話的調值。可以看出，從原始閩東話到各地方言今讀的調值，幾乎沒有大的改變，特別是調型。由此可知，閩東話各調曾經依次變為中調、長調、升調或者降調的假設，是完全不可行的。

《戚林八音校注》（李如龍、王升魁 2001）沒有變韻的記載，變韻的歷史最多三、四百年，如今已經遍布閩東各地。上表的各地調值，並無特異之處，內部也是相當一致，但是各地變韻的類型多樣。周寧、福安六個聲調已經變韻，只有個別的上聲字仍未變韻。照此趨勢，我們可以推測，如果沒有其他的機制起作用，這些上聲字（還包括周寧話尚未變韻的部分陰平字）也將很快發生變韻，如同已經變韻的陰平、陽平、陽入一樣。那麼，我們是否也要說，閩東話的上聲調值也很特別呢？因此，變韻和聲調特性沒有必然關係，只是一種自然音變。對於閩東話變韻的原因，我們相信，即使我們的看法沒有揭開變韻的全部奧秘，也至少是最接近真相，起碼解釋了變韻的部分機制。而所有研究變韻的論文，都必須先回答本文提出的各種問題。我們認為，這也是本文的意義之一。

四・結論

本文分析周寧話的音系，運用內部比較法，揭示周寧話有三個不同的變韻層次。以此為基礎，我們還討論了變韻和聲調的關係，指出周寧話的三個變韻層次發生的聲調條件不同，並引永泰話的變韻規律為佐證，認為閩東方言的變韻並不是由特殊的調值引起，它雖然以聲調為條件，但是和聲調沒有必然的聯繫，也就是說，閩東話的變韻是一種條件性的自然音變，而且正處於詞彙擴散的中間階段。

這裏所說的詞彙擴散，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從韻母的數目上看，參加擴散演變的韻母越來越多。先是高元音發生變韻，接著是中元音，最後低元音也發生變韻，福州話一百多年來的變韻歷史就是明證。其二，從聲調的分布上看，參加變韻的聲調也越來越多。變韻很可能是從陽去調開始，再擴散到陰去、陰入、陽平。很多閩東話，它們的變韻並不只分布在福州話的那三個聲調上，而是六個聲調。老派周寧話只有陰平沒有變韻，新派周寧話和福安話已經只有上聲沒

有變韻，其他聲調都有變韻。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聲調都將發生變韻，並最終完成變韻。

音變的原因往往非常複雜，據我們所知，目前學界還沒有非常完美或者全面的解釋。既然如此，討論音變的原因不應該太局限，也不應該預設前提。閩東話的變韻是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目前大家的關注還不夠。本文對閩東話變韻的原因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吸引更多的學者一起來討論。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閩語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06JC740014)階段性成果之一。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審稿專家提出的修改意見，不妥之處概由本人負責！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Baldwin, C. C.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1871. 簡稱《撮要》。

二・近人論著

北京大學中文系

2003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永泰縣地方志編撰委員會

1992 《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李如龍、王升魁校注

2001 《戚林八音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

1994 《福州方言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周寧縣地方志編撰委員會

1993 《周寧縣志》，北京：中國科技出版社。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袁家驊

1989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

梁玉璋

1983 〈福安方言概述〉，《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3.3：77-86。

1986 〈福州方言的語音流變〉，《語言研究》1986.2：85-97。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陶燠民

1930 〈閩音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445-470，後收入《閩音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葉太青

2003 《屏南代溪音系》，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寧德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

1995 《寧德市志》，北京：中華書局。

福安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

1999 《福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福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

1998 《福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

1962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福州：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

戴黎剛

未刊稿 〈福州話變韻的成因〉。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第1冊，《語言文字組》，頁35-73。

The Various Strata of Lax Finals of the Zhouning Dialect in Mindong and Their Evolution

Ligang D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phonology of the Zhouning dialect. Firstly,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strata of lax finals in this dialect as in the Fuzhou dialect. Then, based on our new findings, we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ax finals and their ton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lax finals and their tones are not related, but rather solely constitute a natural tonal variation.

Keywords: Zhouning dialect, lax finals, strata, tones